

中国乌江作家

丛书

捕蝉

——短篇诡计小说选

肖忠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捕 蝉

——短篇诡计小说选

肖忠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捕蝉/肖忠民 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2

ISBN 7-5059-3431-7

I. 捕… II. 肖…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149 号

书 名	捕蝉
作 者	肖忠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主 编	赵朝龙 周明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市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6.5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31-7/I·2653
定 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自序

诡计，是一种奸滑；诡计，是谋算、异端之突出表现，往往善施诡计之人，既谋算了别人，也被别人所谋算，诡计多端之对手便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螳螂捕蝉、黄鹬在后”。

诡计，也并非只是奸诈者的专用名词，然而它也毕竟是智谋的运作，善于识别诡计者，能够意识诡计者之谋算者，才算大智者。

大凡小说，长者数十、乃至上百万言；短者数万、乃至数千，数百言，单刀直入，人物较少、情节简单明快，有故事性是短篇小说之特征。《捕蝉》一书，共选了三十六个短篇，且定格在“诡计”主线之上，各色各样的人物，意想不到的计谋，一一展示出来，充满着杀机，充满着阴谋，充满着冷酷，充满着狡诈和阴险，充满着施诡计成功者的异端与毒辣，读者可从简短故事中得到某些裨益，获得些启示，多长些识人辨事的本领。

本部短篇诡计小说，假设的时间跨度远近皆有，突出了古人今人施诡计的伎俩。另外，就取材方位、人物原型定格方面，多以黔东南、乌江流域、梵净山地区为活动中心，原定书名为《民间三十六诡》，现用一小动物所施之诡计，即“螳螂捕蝉、黄鹬在后”作书名，即“捕蝉”之意是也。

——作者

目 录

捕蝉	(1)
谍妇	(7)
辣婆	(17)
宝镜	(24)
宝马	(30)
英雄	(36)
哑工	(42)
掘宝	(50)
真经	(56)
借官	(62)
挪位	(69)
烂人	(76)
宏量	(82)
神算	(88)
庚爷	(94)
捧杀	(101)
谋生	(106)
老表	(111)

捕 蝉

知府	(116)
豪丐	(125)
亲家	(130)
丐主	(135)
廉府	(139)
借读	(144)
典母	(149)
女杰	(154)
诚信	(158)
迭名	(162)
诱惑	(167)
名医	(170)
黑店	(175)
丐婆	(179)
罗网	(183)
讼师	(187)
复仇	(190)
古砚	(195)

捕 蝉

明永乐年间，湘西镇有两个闻名的大地主，一个叫邵怀，一个叫李宣，二人年龄相当，都是行帮出身，靠打家劫舍起家，相距十五华里，在当地算是一大富豪，有良田良地数以万顷，商号数间、骡马成群，各自都有秘密小金库，邵、李二人虽然各据一方，平日里井水不犯河水，但彼此都想吃掉对方，都想设法占据对方田地家产。

邵怀虽比李宣略富一筹，但无福无寿，不到半百之年便呜呼而去，儿子邵耀祖不到二十就继承父业，出任邵家寨主，邵怀出殡那天，因为少了一个霸主，使李宣内心高兴，表面还送了重礼，扛着挽幛布前去奠祭邵怀，上书祭文言：“呜呼，峣峣之树、浩浩之水、千里之骏，一去不复返兮，何奈峣树之折、洪流之枯、英骏失掌，冥冥之黄泉兮，滚滚之大水兮，柳叶之反青兮，怀见之大驾兮，天地之啼兮，日月之晦兮……”

此外，李宣还挂着泪向新寨主邵耀祖保证，两家恩怨就此了结。少寨主邵耀祖也表示不计前嫌，两个毗邻大寨帮从此和睦相处。

邵耀祖料理完父亲丧事，又安排好寨事，就前去拜访李寨主。不去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李宣所处的麒麟冲，正是一个迷宫地，周围环水，水中有一小岛，小岛呈龟形，下有矮山环抱，数百户人家

倚岛而居，寨中有七院八落，墙外有墙，院中有院，入寨大路尽铺小石块，每条路的宽窄一样，院落的格调一样，入寨人要找谁家专门有寨勇带路，否则找不到主家。

这次邵耀祖拜访李宣是以小辈还礼而去，在寨勇的引导下，经过一阵七弯八拐，转得眼花缭乱之后便到了寨主家，按耀祖估计，这里很少有兵匪侵扰，这是个典型的苗疆内堡，很少有汉兵进入此地，心想，要是成为这里的寨主有多大的福安啊。

李宣虽然妻妾成群，但没有一人能生育，只有一个天姿娇艳的「女儿」，名叫李艳，芳龄十八，耀祖一见来接见自己的是一个绝世佳人，眼神便直勾勾地看着对方，越是这样，李艳越是摆弄风姿，弄得年轻寨主目不转睛，神魂入魔，灼热之光，刺得李艳羞云挂彩，不得不低头觑视，正待邵耀祖欲言之时，李艳跨门而去，留下了一连串遗憾，这真是哑巴相媳妇——无法表达爱情了。

李艳刚出去，接着李宣就到客厅里，以简要之语作迎宾词，随即便攀谈起来，邵耀祖抓住有利时机，询问打探着：“李寨主这么宽的寨宫，真是子孙洪福齐天呀！”

“邵寨主有所不知，我因自幼患病，膝下仅有这个宝贝「女儿」。”

“啊，小的不知，有损老寨主尊心，望海涵。”

“没事的，这个女儿就是我的命根子啰，她是我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我总怕找到一个黑心肺的女婿，侵吞财产，害我女儿，那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从现在起，我的第一要事就是为女儿选个诚实善良的好丈夫，招个称心如意的上门女婿。”

邵耀祖心中有了底，怀着依依之情离开了李寨主家。

耀祖回到家中，李艳的绝色美姿总在他脑海里翻腾着，便以重金聘请了一个说媒高手去向李家提亲。

一时间，李家没有回话，急得耀祖团团转，就在他要亲自上门

求亲之时，媒人过来回话说：“大后天，李寨主允许邵寨主与女儿李艳见面。”

耀祖连夜去请裁缝师傅赶做了一套艳装。

这天，鸡才叫头遍邵寨主就骑马到麒麟冲相亲去了。

李寨主家的大门早开着，还挂一对迎宾红灯笼，这次李寨主一直不见人影，在外走动的全是李家的丫环，李艳换了一身红装在客厅等候着，邵寨主一进门就被李艳责备了一番道：“无心之人，踟蹰来迟”。

邵寨主连忙申辩：“小姐有所不知，我都是鸡叫头遍就启的程，还说迟了，小姐爱我之心太切了吧？”

“胡说，我才不喜欢你这样的负心郎哟，子时求亲，幸福一生，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呢！拒之寨外的求亲人都有好多个啰。”

“小姐原谅，小姐原谅，我真是喜欢你不得了，几天几夜一直睡不着觉，我怕人笑话。”

李艳站起来，一眼瞪着邵耀祖说道：“你说你爱我凭什么，我们两家的上辈都是冤家对头，还有什么爱呀，没有兵刃相间就算谢天谢地了。”

“小姐此言差矣，老寨主不是已经亮白了吗，我们之间不存在仇怨了，再说你成了我的媳妇，我成了老寨主的女婿，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

“那你用什么作凭据？”

“哎呀，我的好小姐，莫非我真要写个字给你不成，我可以当天地发誓，如有二心，天诛地灭。”

“不行，这八个字你得给我写在纸上才行，不然我爹是不会相信我，也不会相信你的。”

“好，写就写，拿笔墨来就是了。”

李艳进房拿来笔墨纸砚，摆在耀祖面前，那样，一方面是考验

一下耀祖的真心，二来也可看看耀祖是否有文笔功夫。

耀祖饱蘸墨汁，一挥而就，写下十二个字“爱我艳妻、若有二心、天诛地灭。”龙飞凤舞，如走龙蛇，李艳收回纸笔砚和“凭据”，这时李寨主才笑盈盈地走出来：“邵寨主久等了，因一琐事纠缠，一时不得脱身，请寨主原谅。”

李家一口答应了耀祖求婚之事。

又过了些时日，邵家送去聘礼，要求择良辰吉日完婚。

李家又回话说：“邵寨主年少，必须是在李家和邵家各住半年，等到老寨主去世后，任邵寨主选择住地。”

邵家虽是一根独苗，耀祖也不顾有人反对，决定先到李家作上门女婿，那边住半年伺候老丈，这边住半年伺候老母。

李家赘婿这天，非常热闹，婚后数月小两口日子过得很甜蜜，从没吵过一次嘴，按老规矩，邵耀祖就要回自己寨上居住，李艳当邵家媳妇伺奉邵母过日子。李艳突然提出要邵耀祖到姑爷山去采保胎药，愿为邵家生一贵子。出行时李艳献上杯饯行酒。

邵耀祖喜出望外，只身上了山，没想到走到倒马岩的窄路口，突然间跳出一个人来，朝耀祖劈头盖脸打过来，耀祖有一手好武功，在冷不防之下，挨了当头一拳，昏眩一阵，站立不稳，又似作倒下之势，紧接着又挨了第二拳，他终于倒下了，正在他大呼“有刺客”之时，便又从林间走出一个包青帕子的人来，等他定眼一看，原是岳丈李宣，他使出朝天飞剑之脚，一脚正中那刺客命门，当即倒下。这时，他才走过去问岳丈：“岳丈大人，我们不是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干吗你还要害我？”

“不许胡言，我姓李的哪能忘记李邵二家的世代冤仇，你家那份财产金银珠宝本来就是我家的，没想到轮到你一代好色之徒，果然上我圈套。”

李寨主说完便朝邵寨主亮出一件东西，一把金色的锁钥。

“这是你家金库的锁钥。”随后又得意地揣在荷包里。

就在这时李寨主身后有个人影晃了一下，一刀取下了李寨主首级，又直取李寨主请来的刺客首级，一阵干净利落的动作，引起那武士一阵狂笑。

“邵寨主，没想到吧，我们窄路相逢，今天你只要说出金库地点，我可刀下留人。”

就在这时，李艳也出现在面前，得意地朝那武士招了招手：“夫君，请你过来。”

邵耀祖心头一急，以为是听错了话，认错了人，希望眼前不是李艳，只见李艳从腰间取出一方白布，上有示意图，李艳娇喋喋地抖动着那方白布对那武士说：“你要的金库地点图在这里，这是邵寨主给我的。”

“好，好，只要在夫人手里就好。”

“夫君此言差矣，我们之间的缘份就到这里了。”

眼看那武士摇摇晃晃站立不稳，邵寨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李艳转娇艳为冷酷，大声对邵寨主和武士宣布，“不错，你二人都曾作过我的丈夫，这只不过是罗网，我用他（指武士）是替我杀人卖命，我用你（指邵寨主）是要你的金库中的金银珠宝，你们都已完了，一切到我手了，面对此人，我是邵家媳妇，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了。”

说罢便大笑起来，武士口吐白沫倒下了，李艳兴奋地向武士说道：“你还记得三天前我们在聚欢楼饮酒密谈吧，在你的酒杯里我是放的定时毒药”，接着又指着邵寨主说道：你还记得上回喝的那杯酒么？在你的酒杯里我是放的慢性剧毒，总之都得死。”

这时在场的只有邵寨主和李艳二人，邵寨主说：“良妻，我们过日子吧，现在老寨主也不在了。”

“哼哼，一个死人还配和我说话，我本来就不是李宣的女儿，

是他用一两银子在街上把我买来的，他想霸我为妾，没门，谁稀罕这老东西，到时候，你们两家财产都是我的了，我是石盘寨石寨主的女儿，是我父亲设下这个苦肉计，让一个叫花子把我卖到李家的。现在呀，终于成功了。”

“你错了，你倒的毒酒我并没有喝，我喝的是水。李家的财产就是我这个上门女婿的。现在我告诉你，其实我不会娶你的，都是为了李家财产而来，你都见到你头上是什么？”

李艳抬头一望，一只训练有素的老鹰直啄李艳双眼，痛得李艳捂着双眼乱跑，在慌乱中滚下悬岩而死，这都是邵寨主事先训练的救助主人的神鹰帮的忙，这一切都想不到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李家的财产到底归没归邵寨主，据说全部分给了所在地的穷人。他本人也不再想当邵家寨寨主，便出家当了和尚，在倒马岩下砌了一座庙，在那里平安地度过了一生。

谍 妇

清朝雍正年间,有个叫俞鸿图的主考官,出身豪门,因当年用重金贿赂京城主考官,得了个翰林院庶吉士的学位,随后他便官运亨通,从即用知县到学府,一直走红,并连任了几个省的学府兼主考官,在他手下因行贿而高中入仕者不计其数,而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生员只好望场兴叹,连年名落孙山,很多人气愤不已,痛恨至极,想告又没有真凭实据,至上而下已有他的“官”系网络,状纸很快又落到他的手中,最后总是落得郎咄入狱或身败名裂,生员们只有敢怒不敢言,想暗地寻机报复。

这一年,年届五十的俞鸿图又奉旨调任湖北任学府兼主考官,在这里任巡抚的是他当年以五千两银子贿得个举人的王诗俊。二人初见,都各知往事,但都心照不宣,如今王诗俊已官盖俞鸿图之上,俞总觉不平,彼此都想制服,成了明亲暗仇之人。俞鸿图做事全不把王诗俊放在眼里,二人做事一个不禀报,一个不下问,俞鸿图看出了王诗俊有压制和弹劾自己的用心,并绞尽脑汁去对抗王诗俊。一次,俞鸿图为王诗俊送去了六千两银子的礼金和一根龙头拐杖,另有一双象牙筷。意思有三成,一是你今天王诗俊能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没有我这根龙头拐杖依托是百事不成的;二是我收了你五千两,今天连本带利还你六千两,你敢收回吗?三是一双

象牙筷，夹过许多奇珍异味，你王诗俊算什么，还不是小菜一碟，任我夹弄。王诗俊把俞鸿图送之礼一一收下了，没说半个“谢”字，吩咐下人用清水煮笋子，还用一双足有三尺长的圆竹筷招待他。意思是你的手长筷子也长，老竹欺嫩笋，吃得也太黑，还有就是嘲讽他嫩笋出头高过母之意。俞鸿图闷闷不乐地回去了，三天闭门不出，大病一场。

要制服王诗俊的机遇终于来了，盛夏时节，长江涨大水，沿江两岸洗劫一空，随后又是大旱来临，俞鸿图便上奏朝廷说王诗俊贪污赈灾款，王诗俊被革职为民，俞鸿图心患一除，更加肆无忌惮。

王诗俊回到家中，左思右想，还是老办法可靠，装着与俞的关系亲密如初，自己便以在任之财做起了一笔笔大生意来，令俞鸿图羡慕不已，王诗俊知道俞鸿图是个贪得无厌之人，在俞鸿图五十大寿时，送去了一万两银子和两个远房侄女作侍女，谢恩师当年恩赐，能取官游数载，亦算满足了，俞鸿图见王诗俊已结束了官场仕境，总觉王诗俊革职为民亦有些冤枉，但他也畏惧王诗俊揭他老底，想为此事拉平。此后又以商人王诗俊捐银十万两赈济贫民百姓为题，大肆褒扬王诗俊，朝廷得知，细查王诗俊简历，念他当年贪脏无据，今又捐银有功，于是又官复原职，继续任湖北巡抚，王诗俊不再以上司出现，而是常向俞鸿图谢恩，时以学生相称，有些政务，学政之事一切以俞的意图操办，无须请示禀报。

事不凑巧，俞鸿图在年届五十之后，老婆突然死去，丫环王桃、王梅都说娘娘无病，晚上还乐着，还和孩子们在院子里一起数星星呢，清早起来就死了。

办完丧事，王诗俊又花了三千两银子在柳絮花行买了个十九岁的妓女给俞鸿图作妻，妓女叫林相荷，一年前结识天关镇一个恶少。前些时还到俞家去调戏过王桃、王梅，被俞妻发觉撵走，听仇人说：在俞妻猝死的下半夜，俞宅之外犬吠声不断，有人疑是恶少

陈力来了，家人起来紧顶门杠，别牢门闩，可又无动静。

原来这个恶少陈力，也是个武秀才，臂力过人，写得一手好字，后因贪于酒色，不思进取，而他又想入更大功名，都因财力和智力不够，而不敢思科场之事，有人为他出个主意，要他向林相荷靠拢，陈力一盘算，好计。

人称陈力是个神射、拳王，善于狩猎。陈力为讨好林相荷，三天两头将俞家送去一只野鸡、一只野兔，钓去一条鲜鱼，逗得俞家少妇、丫环乐不可支，林相荷逐渐对陈力产生好感。因俞鸿图公务在外，很少回家，已与林相荷勾搭成奸，成为陈力忠实情妇。转眼间，乡试期临近，陈力如此一番番耳语，获得俞鸿图漏题信息，果然高中武举，得个外委职，镇守武昌。

王诗俊的一个亲戚刚去拜访王诗俊，路过武昌。在汉口住宿，得知陈力在悦心亭与众弟兄庆功取乐。拜访人叫薛生云，王诗俊对薛生云这个表兄办事很有赏识，号称是个秀才，但也文武双全，特别是处世才能更高一筹，王诗俊有许诺，只要办完他办的事，回来就当他的府上的师爷，巡抚幕僚。

只见薛生云偎依悦心亭外门柱上，四下观望，好像在等什么人，被心存戒心的陈力看见，此人威武英俊，又配刀横栏，傲视众人，目空一切的神态，必有一番来历，陈力大步跨向薛生云问道：“请问武士在等何人？”薛生云连斜也不斜陈力一眼，依旧目视远方，企望来人。过了很久才目视陈力，不打眈地说：“等巡抚大人。”

“什么，你等巡抚大人，你说的是王诗俊大人。”

“正是。”

“你是他什么人？”

“幕僚兼侍卫镖勇。小名薛生云。”

陈力忙不迭地叫随从退出悦心亭，到远处的荷花池附近等待，他便与薛生云攀谈起来。薛生云倒还先开了口：“老兄，你是陈力

外委大人吧？”“正是，你怎么知道的？”“你名声在外还自蒙鼓里么？”“哟，一个小小外委芝麻小官，有何名声在外嘛？”“我早听巡抚王诗俊大人谈起陈大人文武双全，还写得一手好字。”“巡抚大人怎会把我记在心上啊，在他眼里应该说英雄无数，怎会对一个小小外委感兴趣？”“不，你想错了，巡抚大人是个重才的人，凡是有才之人在他心中都打上了烙印。”二人畅谈正欢，忽见俞学政少夫人林相荷从悦心亭的包间里闪出来，装着似曾相识的样子向陈力招呼道：“陈大人在这儿赏花呀？”“啊，俞夫人也在这儿。”薛生云装着不认识，“这位夫人真能干呀！”“当然罗，人家是当今湖北最高学府俞鸿图的少夫人，薛兄看来还不相识吧，不知你是哪科举子？”不瞒陈兄说，鄙人诗文读得不少，可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惭愧呀？”“薛兄你有巡抚大人这棵大树，也不愁蒙点差事做，功名学位嘛，只要有俞大人斜一眼就到手了。”“陈大人，我是天生愚夫，与功名无缘，为我房兄作点跑堂撒腿之事，抄录之劳也已足矣，不必劳神了。”

正谈得火热之时，林相荷又调头回来，从二人眼前飘过，神情中好象对陈力怀有怒色，无言而过，陈力心领神会，想尽快打发薛生云离开，但又怕王诗俊巡抚真的会来。

二人正经话题好象已经结束，就以林相荷为题作了一番取笑。“这俞夫人这么年轻貌美，只有和陈大人这样的英俊男子可成一对结蒂之瓜。”

一句话逗乐了陈力，陈力也趁势毫无掩饰，又大肆夸张地说：“不瞒薛兄，这个女人正是我结发之妻，为了功名，我舍妻破家，有意让人撮合给俞鸿图为妻，今日本想来此叙旧，没想到碰到薛兄，更怕俞大人也来此地。”

“陈大人见外了，自古功名须妻助，何不以妻之力助你一把，俞大人这些年任学政兼主考，发了不少横财，弄得许多学子倾家荡

产，甚至赔了性命，这俞大人也太放肆了。”

“难道他就不怕王大人弹劾他？”

“哎哟，陈大人，你说得倒轻巧，王大人官至巡抚，总揽大权，但那俞大人上有靠山，弄不好还会遭他毒计呢。”

“啊，原来是这样。”

“薛兄，你看有何锦囊妙计，才能使我妻回到身边。”

“其实这也不难，先在财物上让他大伤元气，怎样伤法陈大人更聪明。”二人投机大笑。

“这样吧，在这儿很不方便了，我们还是找个酒家栈馆，饮酒慢叙吧。”谈笑间二人一行来到武昌鱼馆。

半月后，武昌城内大街小巷都在谈论今年乡试试题，而且许多人都在背诵一篇范文杰作，俞鸿图正蒙在鼓里，总觉得今年来买功名的人极少，不知是何原因。

这天清早，俞鸿图住宅大院里，丫环清扫院落，在院内拾得一个用牛皮纸信封斜贴封条的一封信，上写“学政俞鸿图大人收”，丫环不识字，只得慌慌张张将那封信交给俞鸿图，俞鸿图正好才起床上厕所，还没来得及整里拉扣，就有人大声叫嚷“老爷，有东西、老爷，院内有人扔东西。”俞鸿图急切地拆开一看，脸色突然变得铁青，纸条上写道：“俞大人，我是天下第一盗，今年你不用卖题，全被我买下了，如今武昌城内家喻户晓，都有你的答题，各州府举子都有你卖的范文，这太妙了，你如果要洗清白，我可以找两个替罪羊为你解脱干系，说明不是你卖的，而是他们偷的，但必须为我筹集四十万两银票，你既可保官，又可保命，我们也不忍看着你腰斩肠裂，痛苦呼叫的场面，限在明日午夜时刻把银票送到悦心亭，有武士来接，如不守信，休怪不客气……。”

俞鸿图还没看完，就昏死过去了，家里人大呼小叫，俞夫人叫得特别响亮“大人，你怎么啦，快来人扶大人上床。”